



【美】詹尼弗·怀尔德 著

苦难的爱情

西人民出版社

苦 难 的 爱 情

〔美〕詹尼弗·怀尔德 著

廖永煌 杨畏三 李 序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苦 难 的 爱 情

〔美〕詹尼弗·怀尔德 著

廖永煌 杨畏三 李 序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6.75印张 插页2 385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75,000 册

书号：10113·450 定价：3.45 元

ISBN 7-219-00254-8

I·64

封二(原文)

玛丽塔·丹维被雇主污辱后，又被他和他那爱嫉妒的妻子诬告犯盗窃罪，被判刑七年，送往美洲大陆当法定女奴。

在拍卖台上，玛丽塔忍受各种凌辱，但她锐气高昂。两个男人力图要买下这位傲慢而冷淡地站在他们面前的黄褐色头发姑娘。一个是新奥尔良妓院老板杰弗·罗林斯，他想要为他那奢华的妓院增光添色；另一位是傲慢又沉默寡言的德里克·霍克。霍克以二千一百英镑的高价压倒了罗林斯而买得了玛丽塔做他的女管家。玛丽塔逐渐认识到，尽管他冷淡、傲慢，但霍克是她永远所爱的人。但她还没有完全赢得他的信任以前，因帮助了一对奴隶逃跑，作为惩罚，霍克一怒之下把她再次出卖。这次，她的新主人已是妓院老板罗林斯……

封三(原文)

作者詹妮弗·怀尔德是美国人。《苦难的爱情》是她的第一部罗曼小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联合王国，平装本一问世，立即就进入了畅销书的行列。在英国仅平装本就销售了二十五万册。这是第一次以精装本再版。继《苦难的爱情》之后，詹妮弗·怀尔德还著有《敢爱》、《爱我，玛丽塔》，本公司*现都有精装本。

* 该公司为英国麦克唐纳出版公司。

谨以最高的赞美、爱慕与崇敬
献给罗斯玛丽

目 录

序 屈辱的伦敦…………… (1)

第一部

阴郁的卡罗来纳…………… (47)

第二部

凶险的古道…………… (215)

第三部

肮脏的新奥尔良…………… (313)

第四部

沉沦的纳齐兹…………… (413)

033013

序

屈辱的伦敦

一七七〇年

—

詹妮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手里提着一个旧衣袋从楼上走下来。她在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哭泣，但脸颊上仍然留着泪痕，蓝色的眼睛里充满着被遗弃的哀伤。她才十六岁，一年前从乡下来到蒙塔古广场。那时她体格健壮，脸颊红润，正是千千万万涌进伦敦寻找工作的少女的典型。然而，现在她消瘦了，淡黄的鬈发蓬乱一团，完全失去了青春的丰韵。她无缘无故地被解雇了，毫无重新找到工作的希望。

马洛礼老爷站在下厅里，神气而傲慢地望着这个被他玩厌了的女孩，皮笑肉不笑地裂开嘴角。詹妮蔑视地朝着大门缓缓走去，这个门是从来不许佣人出入的。马洛礼老爷耸起一条浓眉望着她，感到有点诧异，却又无意上前阻拦。詹妮迟疑了一下，刹那间仿佛想要嚎啕大哭，恳求这位老爷把她留下，继续做他的洗涤佣人。老爷皱起眉头，挺挺身子，显得不再有兴趣的样子。

詹妮的蓝眼睛悲伤地望着他，这双眼睛早已不再是天真无邪了。但她没有乞求，只是绝望而痛苦地望了望他，接着就打开大门，走了出去。她身无分文，又没有文化，毫无生存的希望。除非她加入那成千上万充斥伦敦的可怜的妓女大军。

看着她走出去，我不寒而栗，同情万分。尽管我受过教育，血管里又有贵族的血统，但我在这里的地位和她一样卑微。我知

道自己也很可能落得与她完全相同的恶运。

马洛礼老爷叹了一口气，上前去关上詹妮留下未关的大门。他转过身来，一抬头，看见我站在主楼梯上。他的嘴又是那样皮笑肉不笑地裂开着，黑色的眼睛里露出贪色的欲望，这一切我不会看不出来。我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要赶走詹妮，就因为他已经在打着我的主意，想要取我而代之。虽然我是他的孩子们的幼儿教师，但我仍然是属于他的一个佣人。象罗伯特·马洛礼老爷这样的男人，在他们的眼里，漂亮的女佣人都是他们天经地义的玩物。他的眼睛盯着我，点了点头。我转身上楼，急急忙忙来到保育室。

孩子们已经到乡下祖父母那里度假去了，他们将在那里呆上三个星期。明天早晨马洛礼老爷和太太也要到那儿去住一个礼拜。因此，在他对我采取第一次行动以前，我还有一个星期，即是七天的时间。近来，我一见到他就感到万分惊恐，并且这种惊恐很难掩饰。以前他迷恋于与詹妮寻欢作乐，很少注意到我这个新来的女教师。詹妮住在顶楼上，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找她。自从他对詹妮感到厌倦以后，每当我经过大厅，他都会用异性探询的眼光盯着我，并且频繁地到保育室来，但却根本就不是要关心孩子，而总是对我问这问那，唠叨不绝。他的用心很清楚，因为上周他一直在别有用心地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詹妮已经离去。我知道他不会再躲躲闪闪，他会对我进行公开的追求。他企图要占有我。象马洛礼老爷这样的男人，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来就是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付诸武力的。

走进保育室，我只觉得内心在发抖。詹妮突然被解雇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残忍。他也可以突然解雇我，使我落得和詹妮一模一样的下场。起初，我以为能找到这份工作真是天赐良机，雪中送炭。当马洛礼老爷把我找去，给我这

份工作的时候，我的钱包里刚好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硬币了。而且，我已多次遭人拒绝，说我太年青，没有经验，又太浅薄。要是当时罗比和多琳的老师不走；要是马洛礼老爷又不那么急于要找人补缺的话……我那几个硬币花光以后，被人从那低劣简陋的客店里撵了出来，命运又会是怎样呢？我极力排除这些思绪。

我心神烦乱地走到镜子前，用深蓝色的眼睛打量着自己，眼神里显露出惊慌与恐惧。我多么希望自己衰老、平庸、苍白而毫无魅力啊！我从来就不自负，但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异常漂亮的女人。我才十三岁的时候，村里的那些男人就开始追求我。作为酒吧间女招待的女儿，我自然是他们渴求的猎物。但我拒绝了他们的粗俗的吸引，避开了他们愚笨的奉迎。后来，在那高雅豪华的女子学校里，就因为我头发金黄而浓密，额骨稍高而好看，体态苗条而秀丽，遭到了其他女孩子的忌恨。

我具有父亲沉静而有教养的外貌，又具有母亲红润、朴实而迷人的外表，两者的结合完美得令人惊奇。我的头发虽然梳成朴素的辫子盘缠在头顶上，但这隐藏不住它那鲜艳的光泽，这光泽既不是棕色也不是红色，而是两者生动的结合，闪耀着深铜色的光辉。我那平常的棕色外衣也很素雅，长袖，高领，但却无形中衬托出我那丰满的前胸和纤细的身腰。

我虽然尽量使自己打扮得不要引人注目，但事实上我仍然是男人们热切追求的那种女人。

“正在欣赏自己啊？”他慢吞吞地说。

我急忙转过身来，马洛礼老爷懒洋洋地站在门口，一只肩膀靠在门框上，那双虚伪的黑眼睛正逗趣地盯着我，那丰厚淫邪的嘴唇带着调情的微笑。女人宠坏了他。三十四岁了，脸上还显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傲慢神态，总以为他垂青的女人弹指间就会乖乖就范。多数女人也确实如此，而他却反而厌倦地尝受着这些女人

的谄媚，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好象有点不安，玛丽塔，”他拉开了话题。

他从来没有这样叫过我的名字，他一向是叫我“丹维小姐”。我看着他，尽量想使自己保持镇静，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这一切马洛礼老爷一目了然，因而显得洋洋得意。他是那样轻松，那样自信。要是他象现在望着我这样去盯着任何女人，那她们大多数都会有一种预感的。

我知道罗伯特·马洛礼任何时候都需要女人，新鲜的、能满足他对异性欲望的女人。马洛礼太太不行。老爷对她就象对待孩子们一样冷漠无情。他只是不时地对她敷衍敷衍，以便使她服贴从命。佣人们都很清楚，我也知道他从来就不爱他的太太。太太对此也压根儿不抱幻想。他和她结婚纯粹是为了她的金钱，她那富有的商人父亲的大量钱财使她能和一个这样的上等货，而且还是一个贵族结婚，这真使他受宠若惊。

“看来我对你是怠慢了，”他说。

“怠慢？”

“我疏忽了我的……嗯……责任，”他回答说。

“真的吗？”

“你已经到这儿——多久了？六个星期了吧？这么久我们一直还没有好好谈谈。当然，我们商讨过孩子，但还没有好好谈过一次话。我一直还没有过问你的……嗯……你的生活。”他停了一下，他那两块厚厚的眼皮半遮着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

“你在这儿还好吗，玛丽塔？”

“我——我对这份工作感到还算满意。”

“我一直在了解你，”他慢吞吞地说。“我发现你的出身很有意思。那次你来见我时没有提及，你那样做看来——非常合适。你告诉了我你的学历，并把那所高级学校的文凭拿来给我看

了，”——马洛礼老爷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但是有许多东西你忘记讲了。”

“我认为没有必要，”我回答说。

我对自己能如此镇静感到惊讶，但我不愿为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所吓倒。我并不因父母的过去而感到羞愧。他显然已经发现了我父母的隐秘，但我也也不想对此表示歉意。

“你父亲是斯坦顿公爵，”他说。

“是的。”

“一个旧式阔家庭，最阔气的家庭之一，康沃尔地方的世代权贵。你的母亲，虽然——看起来并非这类名门望族。”

“我母亲是红狮酒吧店的女招待，我出生在那个村子里。我是一个私生女，但我母亲是——”

“好象是个对男人有点过分大方的女人。她养育了你。你有时也在酒吧店后面干点活。你母亲死于肺炎，当时你才十四岁。在那以前你好象根本就不知道你父亲是谁。那时你父亲已是个鳏夫，他的妻子没有给他生下小孩。他一个孤独老人，有兴趣收养——”

“我父亲爱我，”我打断他的讲话。

“这点我不怀疑，他教会你一个青年贵族似的言谈举止。你再也不是酒吧间女招待的女儿，而是一位文雅风流的年青女子。他送你上学，以便接受最重要的镀金。他希望把你嫁给一位有一定身份的属中产阶级的商人……”他又停了一下，想要戏弄我，以为我会屈服。

“但是并没有如愿，”我镇静地说。“从学校回到斯坦顿宅邸后不过几个星期，父亲就去世了。他的侄儿乔治·斯坦顿做了斯坦顿第八公爵，继承了一切财产。他觉得我留在那儿非常碍事，于是把我撵了出来。我身上的钱很少，仅够到达伦敦。我在

一家小客店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找工作。”

“这时我雇了你，”他说。

“现在呢？”

我等待着他的回答。他耸起一边眉头，作出吃惊的样子。

“现在？”他重复我的问话。

“你一定是打算解雇我。”

“解雇你？”他的眉头耸得更高了。“我亲爱的玛丽塔，我正想帮你忙呢。”

“象你‘帮助’詹妮那样？”我不禁这样问他。

“詹妮，啊，她的情况可不同。她是一个无知的女孩，一个普普通通的洗涤佣人，说话总是漏掉‘h’，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真可怜她……嗯……我尽力使她的处境转好一点。这孩子不识抬举，争争吵吵想要占有财产，以为我对她感兴趣就会给她某些权利似的。”

“所以你就把她撵出去了。”

“你不必为詹妮担忧，她一定会找个男人作依靠的——也许还会有许多的男人。象她这种女人终归要当妓女，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对自己的胆量感到惊奇，但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他那种傲慢令人不能容忍。就因为他有钱，就因为他是贵族，他就可以对那些苦命的人任意欺凌；因为他是一个风流浪子，他就可以任意蹂躏他所看中的任何女人。我感到自己的脸上怒火在燃烧。马洛礼老爷抿着嘴笑了。

“有气魄，”他说，“我就喜欢这样。男人常常喜欢有人挑战。”

“我以为——”

“我看你很不错，玛丽塔。我早就在注意你了。”

“我……不象詹妮。我不是你的——”

“当然不是，”他打断我的话。“你非常非常不同凡俗。一开始我就看出来。前些日子我一直在忙于别的事情，今后我会更多地关照你的。”

“恐怕你会浪费时间，马洛礼老爷。”

“不会的。你知道，玛丽塔，我非常清楚，你并不是现在装出来的那种娴静而胆小的淑女。”

他微笑着，慢慢地从房子那边向我走来，站到我面前，离得那么近，以至使我可以闻到他那花露水香味，男人肌肉的气息，以及他身上的汗臭。他穿着在城里寻欢过夜的礼服，他那考究的穿着似乎更增加了他那肌体对异性的侵犯。

“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对我说。

“你错了，马洛礼老爷。”

他脸上再一次露出微笑，眼睛里充满着猥亵的意趣。他的脸离我只不过几寸远了。我看得清他那丰厚扭曲的嘴角上细微的疤痕和眼皮下模糊的斑点。我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心里在颤抖。我厌恶而又害怕这个流氓恶棍。

“请你离开我，”我反感地说。“请——”

“你并不想我走开，你这不是真话。你的血管里流着你母亲的血。尽管你受过教育，举止文雅，说话彬彬有礼，但仍然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派去调查的人极为仔细，有关你母亲的一切我都清楚了。她对浪荡的男人极为慷慨大方，对身强力壮的青年农夫、漂亮的水手，她从来就不拒绝，可说就是为了这个才丧了命。要是她那天和那位漂亮的牧人不到那荒野去鬼混，要是他们没有遇上暴风雨……”

“你真无赖！你没有权利这样议论她——”

“你的血管里流着她的血，尽管你在极力摆脱这一事实，你

现在也会这样做。她的血仍然流在你身上。”

一绺深褐色的头发掉下来遮住了他的眉毛，他用手把它往后理开。

“你美极了，玛丽塔，不能让你老在那保育室里辛劳。我为你作了安排——很好的安排。你不知道你会多么高兴……”

他故意慢慢地把我拉向他的怀里。当我极力想要挣脱时，他轻声地笑着把我狠狠地抓得更紧了。他两眼闪闪，死死盯着我的眼睛，他张开大嘴，侧着头向我靠过来。我正要张嘴抗争，但还来不及讲话，他的嘴就紧紧地盖在了我的嘴上。他久久地使劲吻着，双唇紧压在我的嘴上，移动着。我惊慌得全身僵直了。当最后放开我时，他眼睛里充满着得意忘形的喜悦。

“你喜欢这样，亲爱的。别装模作样了。”

“我不——”

“象你这样一个女人——你这样一个女人总是需要男人的。你生来就是这样，你那拘谨的样子，你那淡黄色的衣着——都遮掩不了你的本性。你已经成熟，该让男人……”

“我不，我不——”

“你可以否认，亲爱的，但待一会儿你就会——”

马洛礼太太清了清嗓门，马洛礼老爷转过身去，太太正站在门口。我早先没有注意，不知道她在那儿已经站了多久？听到了多少？看到了多少？她那消瘦干瘪的脸上毫无表情，一双呆滞的眼睛，她穿着白色丝绸外衣，颈下挂着一副非常漂亮的绿宝石项链，那宝石仿佛闪耀着蓝绿色的光焰。只是这艳美反使得太太那颈项看上去更加瘦骨嶙嶙，脸色更加灰黄。她那缺少光泽的淡黄色头发精心编织在头顶上。马洛礼太太要作时新与摩登的缩影，可惜这时新与摩登在她身上实在太不相称。

“你在这儿，罗伯特，”她用一种干巴巴的难听的语调说。